



旧藤椅上夏日长

□ 田秀明

藤椅,在我们老家也叫藤榻,可以坐着,也可以躺着。在乡下人家,夏天里少不了用得上一张藤椅,就像炎炎长夏里的一把芭蕉扇,扇不离手,手不离扇一样。

父亲的藤椅,什么时候添置的,恐怕连父亲自己也已经想不起来了,反正从我懂事时起,这张藤椅就一直家里。微黄的藤条被岁月刷上了一层古铜色,那样沧桑,那样古朴,浸润着父亲数不清的汗水,一辈子的辛劳。

父亲年轻的时候,在砖厂里做取泥工,一个上午两船泥,要从湖里把泥甬上船,再撑到泥场边,一锹一锹地送上岸。每天天还是蒙蒙亮,父亲就要去上工了。中午时分,吃过午饭,父亲习惯性地搬出藤椅,或是搁在门口的过风处,或是搬到门外的树荫下,惬意地躺在藤椅上,休息片刻。躺在藤椅上的父亲,一会儿工夫就鼾声雷动,爬起来却又是风风火火,好像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。

父亲去上工的时候,藤椅就成了我的爱物。搬到院子中的丝瓜架下,舒服地躺在上面,头顶上的丝瓜叶茵茵的,在微风中摇曳着,阳光透过密密的丝瓜叶,碎碎地洒在身上,一闪一闪的,朦朦胧胧地就进入了

刚刚步入初夏,父亲就张罗着搬出那张旧藤椅,一遍遍地用水冲洗,一遍遍地用布擦拭,放在太阳底下晾干。晾干后,父亲又扶着藤椅,这边摇几下,那边晃几下,左边看看,右边看看,松动的地方,拿一根细铁丝固定好;破烂的地方,取两根藤条修补上。一张破旧的藤椅,陪伴了父亲一年又一年。

狗尾草相伴的童年

□ 张西武

小时候,我傻里傻气、自卑懦弱,就像山野里的狗尾草一样不讨人喜欢。父亲说我注定只能像狗尾草一样生长在大山里,种地放牛,在泥土里摸爬滚打一辈子。

我痛恨自己为什么这么笨!我害怕去上学,每天最难熬的是下午最后一节课,老师布置了任务,由班长把关,做完题或背完课文才能回家。

班长是一个漂亮且乐于帮助同学的女生,每次我做错了题她都会细心地讲解。背诵课文是最难过关的,我在女生面前一说话就脸红心跳,可想而知,本来就没有背熟,一紧张就全忘记了。班长耐心地给我提示,我仍然很难过关,她只能无奈地说:“算了,你家远就先走吧,记得回家背熟哦。”

优秀的班长既漂亮又善良,成了我学习的榜样和动力。我多想像她一样学习优秀让老师喜爱,同学羡慕。

夏日的一个星期天,我跟着父亲在田里除草。晴朗的天空忽然下起了雨,我们刚跑进家门,几个上山来挖野菜的工人也跟着跑来避雨,意想不到的班长也跟妈妈一

起来了。看到漂亮的女生来到我家,我羞涩又激动地说不出一句话。被雨浇透而狼狈不堪的班长也掩藏不住意外相见的惊喜:“原来你家在这啊!在大山上住很有意思吧?你家还养了这么多小鸡,真可爱。”

班长的亲近打破了我的沉默和羞涩,我们聊了一会,然后我鼓起勇气问她:“班长,你怎么那么聪明,总是第一名,真羡慕你啊!”

“嘻嘻,也不是聪明吧,我妈还常骂我笨呢。”班长害羞地看着她妈,“我不像你回家就得放牛种地,我有充足的时间学习,学习好一点也不奇怪。”

“我们山里孩子没见过世面,天生愚笨,不招人喜欢。”我低着头,自卑地说。

“怎么会呢,农村的孩子朴实善良还能干,我妈妈就常说我太懒,不像农村孩子那么勤劳。你每天都可以在广阔的大自然里撒欢,多么开心啊!”班长的目光里充满了羡慕和向往。

不一会,雨过天晴,来避雨的人们要走了。我送班长走出大门,抬眼处,路旁和田野里大片的狗尾草在风中摇摆,草叶上带着雨珠,闪烁着晶莹的阳光,班长仿佛发现新大陆一样,拍手叫道:“这片毛茸茸的野花好美啊!”我诧异地看着她,然后笑道:“这哪是野花,这是狗尾

草。有时候也拿上几本小人书,一本一本地翻,一本一本地看,不知不觉中度过了一段愉悦的时光。

朱自清在《南京》里这样写道,“若在微醺之后,迎着小风,似睡非睡地躺在藤椅上,听着船底汩汩的波响与不知何方来的箫声,真会让你忘却身在哪里。”郁达夫在《北平的四季》里也说过,“但是在三伏的当中,不问是白天或是晚上,你只教有一张藤榻,搬到院子里的葡萄架下或藤花阴处去躺着,吃吃冰茶雪藕,听听盲人的鼓词与树上的蝉鸣,也可以一点儿也感不到炎热与薰蒸。”

如此看来,藤椅不仅是凡夫俗子的休憩之所,就连那些赫赫有名的文人雅士,对于藤椅也是钟爱之极。一张藤椅,只是放松地躺在上面,便能“教你忘却身在哪里”“也可以一点儿也感不到炎热与薰蒸。”文人笔下的藤椅,诗意着,也雅致着。对于乡下人来说,藤椅就是藤椅,躺在上面能纳凉、解乏,怎么舒服怎么来,也没有那么多的道道说出来。

炎炎长夏里,父亲躺在那张旧藤椅上,任凭凉风习习,蝉鸣声声,这样的画面定格在我的记忆里,如此隽永,又如此温馨。

草,漫山遍野都是,是庄稼地里最让人讨厌的杂草。它生命力特别强,田间地头乃至贫瘠的荒地随处都能茁壮生长,因为和谷苗玉米苗很像,夹在农田里很难分清,我们管它叫‘谷莠子’。”

说话间,班长已经采了一大把狗尾草,“看,这像不像一束花?毛茸茸绿莹莹的,多漂亮啊。我要拿回家插在花瓶中。”她满脸含笑,单纯而可爱。我深受感染,再看这漫山的狗尾草变得那么漂亮,狗尾草就连名字都如此卑微,却总是高昂着头,在风雨中挺立。我忽然感到一种震撼,就算开不出美丽的花朵,只要挺直腰板努力生长,一样可以成为不一样的风景。

转眼几十年过去了,我有了自己的事业,已经在城市里扎下了根。有一次读《诗经》看到这样一句:“无田甫田,维莠骄骄。无思远人,劳心忉忉。”意思是不要贪种大块的田,茂盛的莠草让大片良田荒芜了;不要思念远方亲人,让人忧愁惶惶。莠不就是“谷莠子”即狗尾草吗?狗尾草绵延不绝,以此来比思念的绵长,杂草入诗,也可以如此美丽。

“无思远人,劳心忉忉。”班长从三年级就搬家去了远方,从此我们再没见过面,甚至连一点消息都没有。回首狗尾草相伴的童年,有过多少难忘的回忆已经被岁月的风吹散,唯有那个欣赏狗尾草的雨后天还仿如昨天,纯真的思念绵延不绝地漫过思绪,温暖我一生情怀,温润我一世岁月。

为母亲留下老座机

□ 杨丛

带同事回乡村老家,看到茶几上的老座机,同事满脸惊讶:“都什么时代了,还在使用这古董!”我淡然一笑:“这可是我家的宝贝呢!”

算起来,这部老座机我们用了不下20年,是村里安装的第一部座机。那时候,我和弟弟在家乡工作,住单位。我们隔个三两天,就打电话向母亲问候;一到节假日,母亲就打电话让我们回家;家里需要什么,母亲也一个电话打过来。而邻居有事时,就会前来借用,母亲也慷慨应允。彼时,这部座机就像顺风耳,方便了家里生活,拉近了邻里关系,令我母亲深为自豪。

后来,随着乡村经济发展,座机、手机快速普及,这部老座机渐渐被冷落。我和弟弟调到城里工作后,为方便与母亲联系,我给她买了一个老年机。看着鲜艳的外壳,听着悦耳的响铃,母亲着实高兴了一番。在我指导下,她几天就学会了拨打、接听电话和查找通讯录。而“退役”后的老座机,被我拆放到杂物间。

然而,没过多久,每次与母亲手机通话,要么无人接听,要么接通就是忙音,要么通话突然中断。弄得我烦躁不安,也对母亲牵挂不已。

一个周末,回老家时,我向母亲问起手机使用情况,她一下满口抱怨,倒起苦水。原来,母亲年纪大,听力差,而智能手机音量小,加之误碰就出问题,使用起来非常不便。

最后,母亲请求道:“你把这部手机停了,给我重新开通老座机吧!”“手里没手机,碰到急事怎么办!”我一口拒绝。母亲顿时一脸失落。见此,我心头不忍,想了想说:“那这样吧,手机不能停,老座机也开通,反正现在电话费用低!”

于是,满身灰尘、冷落多日的老座机重返茶几,清脆地传送着家庭唠叨,日子又重归安然和温暖。

而此后回老家看望母亲,她也满脸笑容,对老座机赞不绝口:“这老伙计真好!方便好用,声音洪亮,可贴心呢!”

年终了,一算家里账目,话费开支比往年多了1000元。本来这算不了什么,可因为我正还房贷,有“一根稻草压死人”的感觉。

得知消息,母亲非常不安:“还是把老座机停了吧,能省一分是一分!”但我坚定地说:“您养了我们一辈子,心疼过钱吗?这几个小钱,就当少请几次客。您的平安和开心,才是我们最大的牵挂啊!这座机不能停!”母亲听了,两眼红红,没再说什么。

亲情需要不断线。一部老座机,陈旧又落后,也增加不少开支,但它架起连心桥,承载了家庭的牵挂,也让亲情紧相连。

